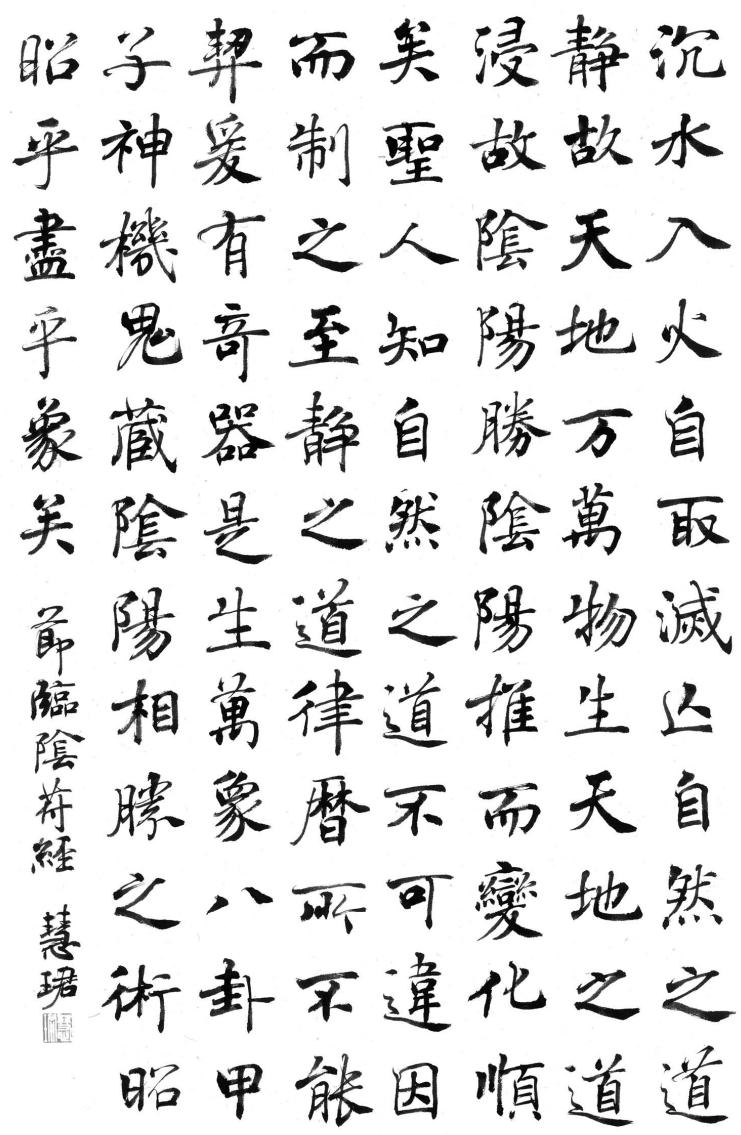


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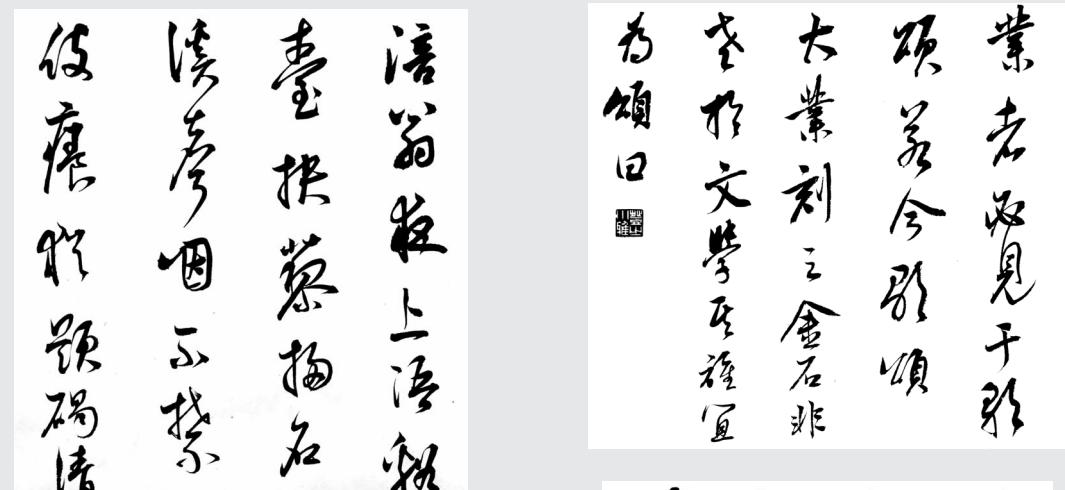
周慧珺临褚遂良《阴符经》



临印手记

临印需从临摹汉印入手,这是千古不二法门。临印时当先求其形,通过反复勾摹,临刻,把握其线条的粗细、曲直及转折处的方圆变化,抓住其形。随之追求其线条的质感,汉印中的线条表现是极其丰富的,形式层出不穷,是临摹者通过用刀感受出来的。临汉印最难之处莫过于气息的表达,往往一方印临好后感觉是新的,欠旧气,可以通过印面适当修饰,但更重要的是对汉印的篆法、刀法和布局理解,那就只有通过不断断印和书篆逐步提高对汉印的认识,才会表现出这种气息,那是一个需要漫长的积累和沉淀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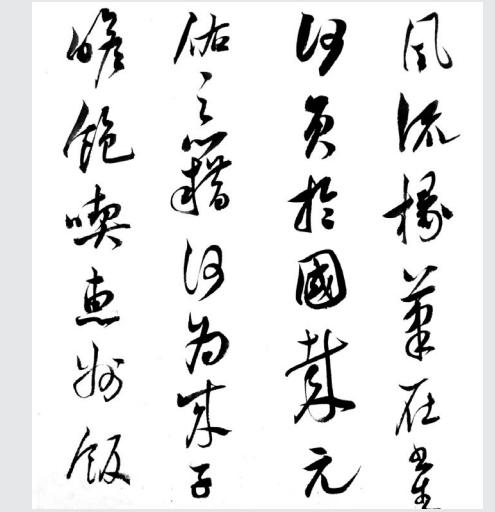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蔡进华



漫郎左氏廟曾
題壁寫同時恰
對墨雨唐九原
隨秋烟一片中興

临书手记

临摹忌描,描则气韵不通畅,又忌在信笔,信笔则无所得。难在把握一个度字。董思翁云:“妙在能合,神在能离。”董思翁《画禅室随笔》云:“结字须得势。得势则精神出焉。”又云:“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,妙处在随意所如,自成体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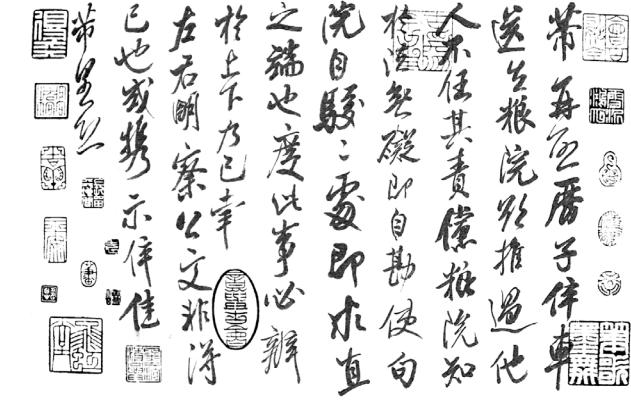


张洁明临董其昌《大唐中兴颂》

临摹重在知道自己要什么,董字看似柔媚,其实遒劲内蕴,得其虚灵而遒劲,是董书之妙处所在,画禅室随笔云:“盖用笔之难,难在遒劲,而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,乃大力人通身是力,倒辄能起。此谓下笔落墨间游刃有余,不可鼓努为力也。”

——张洁明

袁雪山



袁雪山临米芾《米芾》

临书手记

我常说看艺术作品用高度、深度、美度去品赏,在对历史和当今艺术了解之人才会得出什么是高度,在对用笔和章法有奇才之人才会知道什么是深度,在对意境和韵味有超出常人之美才会意会什么是美度,然这三个高度要在长

期的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观察力,智慧不断提升、不断去下功夫累积而成,临帖也如此,往往会少时以样画瓢,中时自以为是,晚出现时才觉古人之深奥,已晚矣,所以我认为临帖最好以晋唐入手,宋元副之所有的好处全在里面,一生追之,自会有成果。

——袁雪山

临书手记

我钟情于二王体系的帖学。在学习中我也经历了两个阶段,第一个是浅尝辄止阶段,刚开始就是凭点小聪明拿个帖都是写个大概,虽也能运用所学写点作品,但比较粗糙。第二阶段,大概是从2003年我办国展冲刺班开始,我逐步意识到要想提高恐怕只有再回过头来精临经典法帖了。学二王是主基调,但又不能死死抱着二王。我留心最多的还是王羲之手札和十七贴,我觉得要表现其“遒媚勤健”的特点,十七帖是最好的草书范本,“遒”主要靠方面厚的点画来表现。但草书方折过多又有悖“草贵使转”一说,于是再从张旭、怀素的使转中悟笔法,力求做到方圆结合。

我这里所临的几个晋唐宋法帖,也是想从古人的方折中讨信息,从古人结字的紧密和开张中去体悟结构的开合之妙。古代经典碑帖浩如烟海,适性而择,选择自己心仪的碑帖长期观摩练习,对提高作品的含金量是大有益处的。

当然,作为一个书家,又不能囿于一碑一帖,应该广览博取,从大量的优秀碑帖中去汲取营养,丰富自己的创作。

——张卫东

上海市书法家协会

●蔡剑明

君謙遷字公
也君坐先

邓散木临《张迁碑》

唯淵是親既多受祉
彊子子孫孫惟中平三年
表紀曰上旬故吏車萌等刊石
提立二无

北芭通孝益
夷荒所達時有張騫
貢君載其德
鴻緒蓋其纏
不戎於世
高綰其纏
問牧守相
猶張遷碑
系

沈尹默临《张迁碑》

王
通竟
九
成
六
十
月

何绍基临《张迁碑》

个性是艺术的生命。何绍基仿临《张迁碑》就是一幅艺术品。从此幅的笔法中可以领略到他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,广临各碑,博采众长,在书艺上力求创新,注重表现个性,不受时俗的约束。他掌握《张迁碑》字形方正,寓巧于拙,巧拙各半的特点,使波挑的变化丰富,燕尾在浑厚之中更添飘逸洒脱的姿态。

名家临《张迁碑》

唯淵是親既多受祉
彊子子孫孫惟中平三年
表紀曰上旬故吏車萌等刊石
提立二无

黄葆庚临《张迁碑》

黄葆庚钟情于《张迁碑》,透过临作我们看到他的艺术追求和书法功力之深,能体会到他那种追求自我情趣和感情,线条对他来讲只是表达他自我的一种形式。他取该碑的稚拙,以自己的审美适当处理字形和线条,首尾藏锋,波画的提过渡不甚明显,有力厚实的线条柔中有刚,墨色上燥润相生,让你顿感比原碑的精巧和秀气。